



■ 对话人物

**刘跃进**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、“10·5”案专案组组长

■ 对话动机

“10·5”案发后，公安部迅速组织成立专案组，与老缅泰三国联合作战。

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带领专案组成员，深入案发地，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，将策划实施“10·5”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抓获。

公安部决定，授予刘跃进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荣誉称号。

□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老挝报道



昨日，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迎接抵京的“10·5”专案组成员。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（右一）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荣誉称号。 新华社发

# “糯康做遥控炸弹报复四国巡逻”

公安部禁毒局局长介绍抓捕过程，“10·5”事件被害人或获赔偿；大毒枭被捕后，手下已有30多人投降

## “挤”到老挝被捕

新京报：糯康是如何被抓获的？

刘跃进：糯康的大本营主要是湄公河的缅甸一侧，他和他手下骨干分子多数时间待在缅甸。从我们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合作的情况来看，我们跟老挝军警的合作更加顺利，更加和谐密切一些。在老挝一侧，要抓获糯康，条件要好一些。

糯康来老挝很少，“10·5”事件发生之前，还经常在老挝一带活动。但案发后，糯康知道中国和老挝配合基础比较好，他也知道到老挝的风险比较大。

新京报：采取了哪些措施让他来到老挝？

刘跃进：为了把他挤到老挝，我们和缅甸的军方警方加强联系，督促缅甸军方和警方，加强对糯康的清剿。不管你是抓着还是抓不着，你要想办法，把糯康挤到老挝来，即使是抓不着，想方设法地围剿他。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方案。

我们和缅甸政府、军方、警方进行沟通协调，他们开展了若干次清剿，没有抓住糯康，也没有抓住糯康组织的主要成员，但确实形成了把糯康挤到老挝的态势。

新京报：糯康到老挝的目的是什么？

刘跃进：还没有对糯康进行完整和系统地审讯。但据目前判断，他到老挝是和他的联系人进行联系磋商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到老挝一侧

躲藏，逃避抓捕。他跟两个同伙，坐了一个小船，刚上岸就被老挝的警察发现。

新京报：他们有没有携带武器，双方交火了吗？

刘跃进：他们当时携带武器弹药，但具体细节还要进一步核实。当时，他们一上来，被老挝警方发现要审查他。他身上有枪，撒腿就跑，老挝警方鸣枪警告，后来追上了。

新京报：这6个月最煎熬的是什么时候？

刘跃进：今年二、三、四月份，进入非常艰难困苦时期，表面上看不到岸，看不到岛，看不到灯光。这感觉好像辛辛苦苦地干了这么长时间，还看不到一点亮光和希望，很容易让人灰心丧气，再这么干下去会有结果吗？

新京报：看不到希望的原因是什么？

刘跃进：我们明明知道他在那块地方，没有办法。我们不能派中国警察去别的国家抓人。知道他在那个地方，但没有办法。

## 未发现与赌场有关

新京报：如何确定糯康和“10·5”事件相关？

刘跃进：我们抓糯康以前，已经抓了糯康集团的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。在审讯中，他们都已经交代了这个案件是糯康总体策划、总体指挥，暗中和泰国少数不法军人相互勾结，共同策划共同实施的。

新京报：糯康集团杀害

中国船员的目的是什么？

刘跃进：原则上讲，糯康集团在湄公河上收取来往船只的保护费，敲诈勒索，抢劫杀人。如果不给，他就会扣你的船，或者往船上放冷枪，抓你的人，杀你的人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只能说，糯康这伙人作案的目的和动机是这么一个思路。

新京报：曾有媒体报道，他们这次杀人与金木棉赌场相关？

刘跃进：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和金木棉这个经济特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。

新京报：据说在四国武装巡逻开始后，糯康也对巡逻进行了一些报复？

刘跃进：四国武装巡逻开始之后，糯康很生气，确实根据我们的巡逻搞了一些报复措施。比如，他做了手机遥控炸弹，目的是想对武装巡逻船只进行威胁，也搞过几次爆炸行动，但是没有对我们的船队产生直接损害。

新京报：抓获糯康后，对湄公河的船运有什么影响？

刘跃进：“10·5”事件发生后，湄公河船只减少了90%，武装巡逻开始以后，陆续有所增加。但近半年来，沿途的船民，谈糯康色变。因为毕竟他还待在那里，仍然没有落网，抓获之后向全世界公布，沿途的船民惧怕心理减掉了一多半。

新京报：抓捕后，对金三角毒品的形势又有怎样影响？

刘跃进：金三角地区毒品泛滥，导致当地社会结构

的畸形和治安状况的恶化。糯康又是这个地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大毒枭之一，或者叫最大毒枭。

跟这个地区其他的大毒枭不同，他是一个武装集团，抓你的人，杀你的人。这是他的最大的特点。

打掉他，抓到他，实际上是擒贼先擒王，把这么凶猛的毒枭抓住，对其他的团伙无疑是很大的震慑。从25号抓到他，到现在半个月时间，糯康手下成员，陆续已经有三十多人向缅甸的军方、警方投降。

## 收买周边人获得支持

新京报：糯康集团大概有多少人？

刘跃进：他的主要骨干分子有一百多人。

新京报：糯康作为毒枭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

刘跃进：糯康这个人原来在缅甸和泰国交界处。有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，头目叫坤沙，这个人当时势力很大，人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万人。

糯康原来是坤沙的手下，按照现在的叫法，是一个连职干部。1996年，坤沙政府向缅甸政府投降，他也跟着投降，开始在缅政府下面干一些具体工作。后来，他就出来把在坤沙的手下组织起来，制毒贩毒。然后，发展到在湄公河上对过往船只进行劫持，敲诈勒索，收取保护费。逐步演变成一个既制毒贩毒，又抢劫船只的江匪。

新京报：糯康作为毒枭有怎样的特点？

刘跃进：跟传统意义上的土匪共同点是，杀人抢劫。

不同点是，为了在他的地盘站住脚，获得当地老百姓的支持，或者叫不坏他的事情，他把抢来的钱做些所谓的善事，给湄公河两岸的村寨的村长、村民们一些小恩小惠，送点钱，送点东西，做点好事。

村里有个小桥，他出钱帮修一修，小路帮修一修，用这种小恩小惠的办法，在缅甸、老挝、村长、地方官员，包括军队警察基层的人员都被他收买。通过收买，这些人和他称兄道弟。

对他的这些恶行也不举报，等到有军警抓他，不少人给他通风报信，帮助他转移。

他把自己生存环境里的人，通过收买贿赂手段摆平。他在那个地方发展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好。上层派人抓他，还没有出发，下面的人为他通风报信。

## “糯康老婆想花钱赎他”

新京报：抓捕前，怎么避免走漏风声？

刘跃进：我们吸取前几次的教训，想法设法避免走漏风声，严格控制知密范围。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不能让两个人知道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向最基层的行动人员下达指示，必须到最后一刻才下达。

新京报：从糯康集团那里收缴到一些什么东西？

刘跃进：枪支弹药、现金、毒品都有。

新京报：抓到糯康集团的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人物，能否说糯康集团被捣毁了？

刘跃进：现在不能讲完全捣毁。我们在前期抓获糯康二号人物、三号人物，以及其他团伙人员的基础上，以糯康本人被抓获作为标志，这标志着糯康武装犯罪集团已遭到毁灭性打击。下一步，就是继续追捕其余在逃未落网的犯罪分子。

新京报：抓捕糯康之后，在糯康集团内部会不会出现糯康接班人？

刘跃进：拘捕之后，短期内不会出现第二个，但是以后不敢保证，所以要以抓住糯康为契机，把在逃的团伙成员抓获归案。同时和缅甸、泰国、老挝四个国家，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和巩固。特别是要好好解决这个地方的毒品问题，把毒瘤摘掉，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政治治安。

新京报：现在有一个说法，有人想要赎糯康？

刘跃进：这个情况有。我们所掌握的，糯康的老婆想花钱将他赎回去，他手下没有被抓获的同伙想花钱赎他。他们主要是找老挝交涉。这都是传说，没有证实。

新京报：中国被杀害的船员可能从糯康这拿到赔偿吗？

刘跃进：拿到赔偿要走法律程序。人抓齐后，要审判，分清责任，只有刑事审判之后，才能履行民事赔偿责任，而且，还要看是否具有民事赔偿能力。